

桥

作者：曹禺

曹禺全集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一九四六年

桥

(多幕剧，只发表两幕)

写于 1944 年至 1945 年间，发表于《文艺复兴》1946 年第 1 卷 3、4、5 期。本卷据此版本。

给我自由去认识，去想，
去信仰，
并且本着良心，自由地去讲，
关于一切其他的自由

——弥而顿

人物表

沈蛰夫—— 四十九岁，懋华钢铁公司总经理。

沈承灿—— 其子，二十七岁，懋华钢铁公司炼钢厂副厂长。

沈老太太—— 沈蛰夫的母亲，年六十八。

凌光斗—— 六十四岁，懋华钢铁公司创办人，前任董事长。

易范奇—— 三十六岁，懋华钢铁公司协理。

何湘如—— 五十一岁，懋华钢铁公司的现任董事长。

卢仲由—— 何的私人秘书，三十一岁。

- 王主任——何的组织中一个主任，四十左右。
- 杨味斋——地主，懋华钢铁公司的新进董事，三十七岁。
- 吴天长——山东人，四十二岁，懋华钢铁公司炼铁厂主任。
- 古恭宪——广东人，懋华钢铁公司轧钢厂厂长，四十五岁。
- 姚国栋——机器配备厂厂长，四十许。
- 刘玉山——工务处处长，三十六岁。
- 蔡世安——机电厂厂长，四十七岁。
- 余涤凡——总务处处长，四十四岁。
- 廖再兴——三十六岁，事务员。
- 颜起——二十四岁，炼钢厂吹钢组组长。
- 田启贤——二十三岁，工务员。
- 王振洪——三十上下，化验员。吹钢工人。
- 乔兴福——钳工。
- 刘宗秀——机工。
- 刘海青——本地小工。
- 李大夫——四十上下，外科名医。
- 归容熙——二十二岁，沈承灿之妻。
- 梁爱米——二十六岁的女性。
- 杂役，小工等。

第一幕

抗战中后方的某大城，是一个畅通公路和船只的水陆码头。离城约三十华里，沿着××江畔，懋华钢铁公司在依山临水，斜通公路的地点，选择了一片广阔的田间，平基盖屋，逐步建起厂房，堆栈，道路，桥梁，轨道，沟渠，水塔，烟囱，以及宿舍，村落，码头和办公楼。这儿原是有山有水的农村，有梯田蜿蜒，溪流潺缓，环境旷朗而恬静。现在即便这个乌烟混浊的钢铁厂崛起其中，占了近千亩的地基，可是在公司的内外还有些小土庙、碉堡、茅屋、古树，终日不慌不忙旋转的大水车和地主整齐的宅子。山半腰的风景更幽美，丛竹岩石中有如帛的瀑布在直流，近岩石处，一两所红瓦灰墙色调极新的西式别墅，杂蒨着花草，点缀在其中。

七月半，正酷热的天气，在公司办公楼的会议厅里，空气沉肃郁闷。门外走廊上的绿竹帘卷上一半，阳光逼人，投在过道的花砖上又反射进来。会议厅的双门开着一扇，从门内望出，看见草坪，烟囱，机厂，和远处的山，以及别墅，都如笼罩在郁热的白色氤氲里。廊外的洋槐树叶一动不动，更叫人感到没有一丝风的窒闷，蝉声忽远忽近，忽断忽续。码头的上游远远有一缕烟淡淡飘散。好久，那个黑点似的班轮才放出一声尖锐的汽笛，划破了这夏日的沉寂。

厅内布置简朴肃穆，墙壁深灰色，擦得很洁净的光漆地板，把家具和桌椅的腿都反影下来。屋子大，墙高，是位置在办公楼中最

偏僻的角落，因此隔嘈杂之声稍远，更显寂静。

这是一座相当像样的，用砖和洋灰修建的房屋，厅内的门窗都是既高大又厚实，连窗门上紫铜的钮把也擦得暗黝黝地发光。两扇门旁的高玻璃窗，擦得透亮，左右两窗各打开一扇，淡灰色的麻纱窗帘，像黎明的轻翼斜垂下来，垂到窗下矮矮的书柜上。这两个书柜是放在两个高窗下面的。柜上各放一盆姿态经过修剪颜色葱翠的小柏树，其中一个柜上还放着工程蓝图。柜内都很整齐的并列着各种颜色装璜关于钢铁的书籍。

台前偏左（以演员左右为左右）横放一张油亮露出木纹的楠木会议长桌，桌腿粗实地落在地上，摆得稳如泰山一般。桌上正中间放着一个蓝白二色磨花玻璃缸。桌左端一张高背皮心有扶手的椅子，两边放着同样的椅子，但没有扶手。右墙正中有一人高全部磨光黑石的壁炉，大理石的炉架上放一钢壳座钟，钟右一只白色厚玻璃水瓶，和几只厚玻璃杯，放在垫着细白麻布巾的盘子里。近台口一门，门上侧钉着楠木白漆字“总经理室”木牌。壁炉上墙壁挂着懋华钢铁公司各厂地形分配图。背朝壁炉有一张宽大讲究的黄皮沙发，沙发靠背上铺了两块雪白的细麻布枕巾，扶手上随意放着两把细芭蕉扇，大沙发左边有两张小沙发并放，一张面向观众，另一张正向壁炉，三张沙发中间有一张约二尺高八方矮桌，也铺了细白麻布桌巾，上置江西磁茶具和本公司钢制的纪念烟盘。左墙前里面放一架楠木高玻璃柜，里面分门别类地有：钢管、钢元、弹簧钢、合

金钢、不锈钢、工具钢、高速度钢……整齐地陈列着。油过的楠木，光可鉴人，柜顶放着两个亮亮的约一英尺高的小迫击炮炮弹钢壳。靠外近台口一门，门上侧钉着同样木牌系“协理室”，门边小圆几上置手摇电话机，玻璃柜与协理室之间，壁上也挂着公司出品和矿区分配的图表，与对墙壁炉上蓝图皆用黑漆镜框。

〔开幕时，公司的干部人员正三三两两地从开着的一扇门走出，厅内还剩下几位或坐或立；百无聊赖地都在这大厅里仿佛在等着什么。〕

〔姚国栋——机器配备厂厂长——一个精神饱满，圆脸小眼睛的矮胖子，四十许，身穿工厂蓝布制服，十分合身。他坐在会议桌边，面向观众，短粗的胖手，中指套一只金箍子，不停地敲着桌上草帽的边缘。他回头一望，会议厅里又走了两个同事，犹豫不决地觑视一下壁炉上的座钟，才发觉蔡厂长还在沙发面前徘徊。〕

姚国栋（忽然下了决心，站起来）蔡厂长，我看我们剩下的这几位也散了吧。

〔蔡厂长是一个瘦长脸，两鬓斑白，戴着银丝眼镜的瘦高个儿。相貌清秀，说话文声文气，带一点江浙口音，见人总像有些腼腆，办事敏捷，而言语却十分蹇难。他也穿一套工厂旧制服，白衬衣袖露出一点点，制服裤也烫得笔挺，从上到下都很整洁。〕

蔡世安（稳住了步子，低头望望腕上的金表）已经两点半了。

〔工务处刘处长，中等身材，三十多岁，黑脸，高鼻梁，声音

洪亮，穿着灰色洋服正站在左窗下书柜前翻阅手里的报告，不停地挥着草帽驱热。

刘玉山（这时阖起报告）走吧！虎头秘书不是说何董事长又改坐汽车来么？

〔总务处余处长，正立在左面协理办公室门侧打电话。一个瘦骨嶙峋，有些伛偻的中年人，穿着灰色蚂蚁布中山服，白皮鞋，精细周密，十分干练，一脸世故的笑容。他摇着蒲扇，手持电话耳机。

余涤凡（很客气地）……是，我是懋华钢铁公司，我……我总务处余处长，……嗯，请王主任说话……

〔大家以期待的眼光望着他打电话。

刘玉山 我看我们的新董事长说不定还没有上汽车呢。

姚国栋（戴上帽子）好，——那，——

蔡世安（讷涩）那么还，还是等余处长问明白再走吧。

姚国栋（眯着小眼睛）也好，省得从办公楼跑回厂，又得从厂跑回来。

刘玉山（嘲讽）嗯，也留点力气增加生产。

〔吴天长是公司里最会说笑话，也最有幽默感的人，山东籍贯，年轻时在北平读书，以后在唐山读“冶炼”。出了大学，就一直没有离开炉子，大大小小地管理过上十个“炼铁炉”——即“鼓风炉”——一切技术上管理上的毛病和诀窍，他都了若指掌。混了十几年，在钢铁界中，他可算是一个“老门槛”了。一脸是突梯滑稽，不可

捉摸的笑容，心里时常压抑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怒火。只因入世太深，尽可能地忍耐，为着应付他心中藐视的，“那些‘人不人，鬼不鬼’的东西”，他训练就一套“嘻嘻哈哈，得开心便开心”的本领。然而逼得忍无可忍时，他会一脚踢破了饭锅，闹得天翻地覆，没有一点留恋地离开。他多少保留一些中国传奇中的英雄性格，爱交个“义气朋友”，出了事情也真有个担当，虽然早年的科学洗礼，和自己天生的幽默感，把这些倾向也冲淡了不少。他好喝口酒，好听段京戏，听戏是在北平时代染成的嗜好，——哦，杨小楼是他最崇拜的人物——喝酒是日夜守着鼓风炉的炼铁工程师们，大都难免的职业习惯。喝了两口酒，就耐不住一声：“唉，我们干冶炼的，就是天天在锅底下过日子的人！”然而眨眨眼，晃一晃脑袋，他大嘴一咧，又酣畅香甜地对你笑起来。事实上，他个人的事业始终没有怎么顺遂过，依人作嫁，做几个小型钢铁厂的工程师，一度集资办机器厂也没有成功。于是他再也不想做“创办企业”的梦，就老老实实地“在锅底下过日子”。他的子女多，负担重，但从来他没有一点忧戚之色。加入懋华当炼铁部主任，他很快地成了大家最受欢迎的人物。他和年轻的沈工程师——总经理的儿子——做了朋友，他喜欢这个人的认真、爽快和聪明，他也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学识。但他决不容忍人对他有所误会，以为他是巴结上司的儿子，在这一点，他又是很计较的。

〔他个儿不矮，可叫人感到又圆又粗，像只铁桶。永远红光满

面，小圆头鼻子，一脸青胡根，大嘴一咧，就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头顶已经半秃，稀疏的头发向后拢过去。他穿着工厂制服，现在正立在右窗前面，叉着腰，弯身向外瞭望。

吴天长（掏出一块绉缩的淡黄手帕，擦揩脖颈上的汗水，满口爽朗有劲的山东腔——在全剧中他一直说山东话——滔滔不绝地）这个要人有个当头”，一会儿说坐着轮船来了，（谐音读若“里啊”下仿此）一会又说坐汽车来了；来了；来了；他还是没（读若“姆”）有来！俺们这些“猴儿孙”足足等了（读若“喽”）一点一刻钟，这就是七十五分，四千五百秒，全公司四厂三室六大处，还有俺这小小的炼铁部，厂长，处长，主任，停止工作，都到齐了等，就等我们何老先生来到，给我们训他二话，喂，总务长，余先生——

余涤凡（忽然抓紧话机）对不起，吴先生，（对着电话）怎么？哦！您是王，王主任！我是懋华公司，余涤凡。何董事长，就要来了吧？哦！还在会客，没有上车？（有点为难）可现在已经过——（陪着笑脸）是是是是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何董事长的卢秘书已经来了，搭了专轮先来布置了，还有一些客人。是，是是是，那么也只有半点钟就能来了。哦，是，是，是，劳神，劳神。再见，王主任。（放下电话，回首谦逊地）诸位厂长，处长听见了没有？（大家面面相觑）

吴天长（不满地）至少还有半点钟！

姚国栋（无可奈何）走吧！

蔡世安（拿起公事包）玉山兄，机电厂停了好久，现在技工不够，似乎——

刘玉山 是，（也卷好摊在书柜上的蓝图）顺路到我们工务处谈谈好不好？

蔡世安 最好。

姚国栋（短短的胖手在空中晃了晃）辛苦了，余处长。

余涤凡（摸起小圆桌上的一张便条在看，抬头，笑着）不，姚厂长。白白劳了诸位辛苦一趟。一会儿请诸位先生，在公司会客厅聚齐，此地太热，太挤。已经走了那十几位，我再派人通知。

姚国栋

蔡世安（同时）嗯——好——好——再见。

刘玉山

〔沉静的下午，远远由公司码头上，忽然荡来一两声轮船的汽笛。〕

姚国栋（有些踌躇）别是他忽然坐轮船来了。

余涤凡（带着笑容）不，不，（指着窗外）这还是那条专轮。

刘玉山（烦躁不耐）是虎头秘书坐来的！

吴天长（对姚，嘻嘻哈哈地）大概轮船也等得不耐烦了。（回身向窗外看）

〔蔡、刘由双门下。〕

姚国栋 怎么样，老吴，还不走？

吴天长（大眼一瞪）我？（脖颈子一挺）我还要等！（清脆响亮）这叫“来了车子不上”，我等上瘾啦！

姚国栋（一笑）那你就等吧。

〔姚刚从双门向廊子迈了一步，忽然“腰肢”一扭，转身跑来。

姚国栋（小胖手又抵住嘴唇，严重警告）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

吴天长（愕然）谁？

姚国栋（又回头望一下，低声自语）来了，来了！

吴天长 谁呀？

姚国栋（一脸又想笑，又怕事的神色，轻声）“古广东”，“古广东”来了。

〔刚一回头，古恭宪气冲冲地走进来。

〔古恭宪，广东人，是公司轧钢厂厂长，学识造诣很深，战前在欧洲几个钢铁厂当过工程师，抗战后一年，才由沈总经理延聘回国。他的父母都是南洋华侨，幼时把他送回中国读过书。不久，他就到欧洲深造，多半时间留在德国，以后很少与国内工业有实际接触。应聘之后，他把太太“装”——按照他的话——到美国，孑然一身，来到后方。在此地他无亲无故，整天是工作，试验，书本，发脾气，很少与人来往。他的秉性倒是爽快，率真，甚至于简单，却也实在古怪，固执，急躁。见解偏，对祖国的人情世故又十分隔阂，所以时常与同事们冲突，而自己毫无所觉。初来时员工们完全把他当做洋人看，这使他非常气恼。于是苦学国语，几乎废寝忘餐，

半年后，等到国语教师走了，他张开嘴，还是一口广东官话。然而他已经诩诩自得，毫不吝惜自己的气力，见人就讲。

〔他年约四十余，壮实有力，黑中透紫的脸，厚嘴唇，扁鼻子，双目凹进，炯炯有神，时常叼着一支烟斗，口袋里总装着烟草火柴，高兴起来连连用烟斗敲着手心，大笑不已。〕

〔他穿一身旧黄咔叽西装，敞口白衬衫，戴一顶黄色软木帽，进门就直僵僵地取下来，铁灰色的头发粘在汗水淋漓的额头上。〕

古恭宪（进门就瞥见姚，依然虎起脸）姚先生！

姚国栋（善观风色）古厂长，再见！

〔姚把草帽一扬，肥胖的屁股向外一扭，很伶俐地走了出去。〕

余涤凡（摊开笑脸）古厂长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，通知送到了吧？

古恭宪（十分气愤，一概不理，此时一口广东官话说的分外吃力）余处长，我刚要找你谈一谈。

余涤凡（温文有礼）好。

古恭宪（劈头一句）我们公司“是”（读若“系”，下仿此）不“是”停工了好久了？

余涤凡（摸不着头脑）是，是。

古恭宪（暴雨点似地一气泻下来）我们是不是现在又要出钢？

余涤凡（虚弱地）是——是。

古恭宪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要轧钢轨？

余涤凡 嗯嗯。

古恭宪 修铁路？

余涤凡 嗯。

古恭宪 我们是不是要听政府的号令，增加生产？

余涤凡（益发莫名其妙，满嘴）哦，哦——当然，当然当然。

古恭宪（一顿）好，今天贝氏麦炉要出钢，我们轧钢厂正忙得要“死”（读若洗），要死！可是——（实在恼怒，霍地一转身，对着正在笑望着他的吴天长，没头没脑地）哦，Damnation！吴先生，哪里来的这一大群男男女女？

吴天长（敛起他的幽默面孔，一怔）我怎么知道？

古恭宪（倒拿着烟斗，在空中乱晃）余处长，一大堆男男女女（把软木帽敲得山响）男男女女。在我厂里穿来穿去，抽纸烟，乱说话，东张张西望望，叽哩瓜啦，叽哩瓜啦！

吴天长（眼一转）是不是里面男的都有点像狗熊，女的都像狐狸精？

古恭宪（逼视）你认得？

吴天长（摇摇头）我不认识，我想余处长——

余涤凡 这大概是何董事长专轮里面的客人。

古恭宪（一愣）董事长？

余涤凡 不过我可是派了赵科长领着他们参观的。

古恭宪（诧异）参观？他们参观？瞪他们，他们也不走。一个小狗熊拿着 Stick 指指点点，就把我的汽压表点断了。余处长，你

知道不知道？这不成，这不成，这不成。董事长，牛长，马长都不成！你们出资本，我办厂，可是这厂不是个玩意，不是个动物园，不是个马戏班子。

余涤凡（圆滑）古厂长，我立刻派人去查看一下，总叫你满意，一定叫你满意，再见，古厂长。

〔余处长依然谦和有礼地弯一弯腰，笑着走出去。〕

古恭宪（连叫）余处长，余处长！

吴天长 算了吧！

古恭宪（摇头）吴工程师，这个人我不欢喜。滑头！办总务的都是滑头。

吴天长（诚诚恳恳）古厂长，你在中国的日子少，你还是个外国脾气。你不懂应付这一批特种国难商人多么麻烦。

古恭宪（不了解）那么总经理为什么要招待他们？

吴天长 咦，他们是官，是商人，是，是本公司的股东，老远地来了，你不理成么？

古恭宪（不通情理）我不管，我很失望，我走了。（戴上软木帽就走，走了两步，忽然转身）总经理在不在？

吴天长（晓得他又去发牢骚）怎么？

古恭宪 我要跟他谈谈，我的邻居（咬着嘴唇）那个坏东西！请他搬家！

吴天长 哦——（心眼儿一转）他不在。（挑问）怎么，杨味

斋又偷轧电厂的电啦？

古恭宪（忍不下说）嗯。（说了就走，刚迈了一步，想想着实气恼，忽然用烟斗指着吴天长的脸，痛骂起来）吴工程师，杨味斋是，是个大“衰仔”（坏蛋的意思）！上次我把他的电线剪断，今天他居然公开派人来接我厂里的电，我说“不成”！他派来的人说“现在杨委员是公司的董事”！我说“董事更要守公司的规矩，董事偷电就更不成”！他派来的人还要接，武力要接，（指手划脚，愈说愈气，“官话”于是更说得结结巴巴）我就叫小工去打，我对他说：“他晓得不晓得？你的老爷，我们公司都讨厌，我们都叫他是眼，眼，

吴天长（笑着接下）眼——中——钉。

古恭宪（很感激的眼色，慢慢咬准了自命国语发音的三个字）嗯，眼——中——钉。（很得意地拿出手帕擦额头上的汗，憨笑）对不对，吴先生？哎，我四十二岁，才学国语，这一次我说得不错吧。

吴天长（只好敷衍）说得好，说得好！那么后来呢？

古恭宪（一变又是怒目金刚）后来！后来我就不说话，我就拿起拳头在他面前……

吴天长（大吃一惊）你动手啦？

古恭宪（气呼呼地）没有，我的拳头拿出来，他就跑了。

吴天长（警告）喂，古博士，你这样子不成噢。杨味斋尽管是